

一二九運動的回顧與前瞻

轟轟烈烈的「一二·九」「一二·一六」學生抗日救國運動，今天是整整十週年了。

想起一二九，令人戰慄，這真是值得紀念的日子！但是這個戰慄漸漸被抗戰勝利的狂喜所掩蓋了！甚至可以說被忘却了！這是不應該的事情！這個運動雖然還未成殭戶，却已經有人把它當化石看了，這是錯誤！假若你在冷靜的瞬間，平下心去仔細思索一下，便會曉得一二九對於民族解放戰爭的贈與是何等偉大，而且它對於最近十年來中國青年思想變動會做過怎樣的橋樑！

一二九運動是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序幕，正如一七八九年五月法國的網球場會議一樣，掀起了民主革命的狂潮；正如一八四八年三月德國市民大會一樣，展開了民族解放運動；正如一八七三—七五年俄國的民粹派運動一樣，以可泣可歌的熱情，奮不顧身地與黑暗勢力搏鬥。它不僅加速了這個偉大抗戰的爆發，還支持了它

直到最後的勝利。今天，在青年運動由抗日的轉入民主的階段的時候，重來評價一二九運動，是有着重大的意義。我們要發揚它的堅苦卓絕的戰鬥精神，接受它的經驗與教訓，檢討它的成果與缺點，並由此指出今後青年民主運動所應走的方向。

一二九運動以前的政治形勢

現在對於一二九運動以前的華北情勢，先作一簡要的追述。

自從九一八以來，南京政府死抱着不抵抗主義的國策，對日寇進行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秘密外交：「塘沽協定」，「何梅協定」，「察東談判」……這助長了日本法西斯強盜在華北得寸進尺的野心，遂在他們的策動之下，自一九三五年起，親日派漢奸們公然施展了賣國的陰謀，「華北防共自治運動」，像一陣濃厚的陰霾，籠罩着半壁錦繡的山河。而這「齣傀儡戲的主角們是殷汝耕，宋哲元，蕭振瀛，秦德純……等」，導演的便是編製過「瀋陽事變」的敵酋土肥原。

在編導這齣戲之前，敵僞們捏造了些宣傳工作，穿插了些花樣，預先展開了心理戰的攻勢。

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，據報告說有四個日本人，其中有個軍官，因無護照而被

察哈爾地方當局扣留了廿四小時，日方大怒，提出抗議，要求「圓滿答覆」：（一）懲辦應對此事件負責之中國人員（撤免一三二師軍法處長與參謀長）；（二）以互相諒解精神，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之事件。爲加強這種「諒解」，日軍急調了四萬精兵，駐屯察滿（即僞滿州國）邊境，而日本飛機由是任意地盤旋於華北各城市的天空。

六月十五日，日軍重要將領於天津開會，會後宣稱「日本政策是和平的，而今後行動將以中國當局對日之要求有無誠意爲斷。」在此威嚇之下，河北省政府與省黨部即南移到保定，而五一軍與中央憲兵團亦調出省區之外。

六月十日，日使館武官曾聲明中國當局已應允日本之要求而「恢復了和平」。次日，關東軍司令土肥原抵津，表示日本一切要求均係根據一九〇一年的辛丑條約，意在「和平地」處理一切，惟「准許華軍駐紮河北省之數目仍未確定」云云。

九月間，土匪劫奪北寧快車，傷斃四位乘客，其中有個高麗人，此事發生於禁止中國駐兵的「非戰地帶」；然而，日本立刻向北寧鐵路局提出五項要求：（一）以防護運輸不週，應向日方道歉，（二）懲辦各負責員工，（三）保證將來絕對安全，（四）撫卹傷者，（五）賠償損失。

九月初，外交部長汪精衛在南京，宣佈取消「北平政務委員會」，他說因為現勢已轉入正常狀態，可以「循正常之途徑進行」了。

同時喧囂已久的「經濟提攜」又唱了起來，正值英國洛斯爵士(Leith-Ross)訪問東京之後到達上海的時候，日本經濟訪問團亦到華北各省「考察」，而且聲稱這一切企圖均在「中日聯合」主權之下推進。

九月廿五日，日華北駐屯軍司令長官表示「華北一旦發生「自治運動」，日本願意援助。」

至此，先前所要的那一套把戲，方才露出馬腳來。顯然露得太快了，東京日外相曾一度否認。可是過了一週，一家日本報紙又披露了一個消息，說日軍部行將「採取適當手段，以應日本在華北合理之發展，以解放遠東被壓迫的人民，給予彼等和平與工作。」

再過兩週，日軍首腦們又於大連開軍事會議，以「完全之諒解與和諧」閉幕，擬定了推進「大規模中日提攜」方案。「先將華北變為提攜之模範，而後擴展至各地。」隨即「邀請」中國政府「根絕」華北一切糾紛，否則日軍將主張令華北擺脫南京之控制。「日本唯在此一條件下，方與南京進行交涉，即彼應放棄一面提攜一

面抵抗之雙重外交也。」

在這一番開場白之後，「自治」的傀儡戲才始上演。

第一幕是「香河事變」，十月廿二日，正值日駐屯軍沿北寧、津浦兩鐵路舉行每年一度的秋季大會操之際，居然有一批「農民」襲擊香河縣城，且在一日的包圍之後把它攻佔了。據日方傳出的消息，起初說是由於縣長新增了一種田稅，隨後又說由於一個豪紳的「奸謀」，傳聞他是某一位大名鼎鼎的土匪頭的結拜兄弟。日本憲兵即刻由北平出動到肇事地點，他們的籍口是該區在「非戰地帶」之內，不准華軍駐留，而且「農民倘無暴動，中國不必派遣特別的警察去。」他們可代為「鎮壓」。未幾，他們才吐出真話，說這批人都是和華北各省自治運動的祕密團體有聯系。此事拖延下去，這幫地痞土棍繼續盤踞縣城，而中日雙方均「默然」處之，都沒有什麼官方的表示。過幾天，日方却不默然了，宣稱這些農民都是「自治」的「先驅」。

十月底，日軍又要求河北省主席商震和平津兩市長「肅清」華北一切抗日活動：接着，日本的軍憲就在平津直接動手捉拿一切抗日嫌疑份子。

這時。國民黨的中全會剛剛開幕，還在「交換意見」「進行談判」，雖聞外交部長被黨國的元老們攻擊得體無完膚，可是不久他仍在南京悠悠地唱着雙簧，講什